

學習擁有美德，建立醫學倫理

劉明毅/環醫所

最近，在許多機會接觸到討論如何建立醫學倫理的呼聲，聽到此起彼落對沒有醫德的醫生們，提出嚴厲的批判；層出不窮的問題一一浮出檯面，諸如：「醫學倫理，何以成為醫學教育重要的討論題目？」「醫學教育，又何以特別著重於醫學倫理？」「當前的醫學教育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？」「討論醫學倫理，是否真能提升美德？」抑或「到底什麼，才能使醫學生在討論醫學倫理的過程中，真正提升自身的美德呢？」

深思過一連串的問題後，頓時憶起在美攻讀博士時，共和黨候選人在競選時的主要策略：「家庭價值」與「道德政治」；當耳聞這些字眼時，不禁感嘆道德淪喪，竟企圖採取大聲疾呼的方式，來應付美國所面臨的危機；他們似乎期望藉由高喊這一連串，高貴情操的口號及令人景仰的字眼，來提升人們心中的道德感；事實上，大多數美國人深知那些高喊「家庭價值」與「道德政治」的政客，只不

過把這些口號，當成期盼得到勝選的手段，因為，當時整個社會已淪陷為「缺乏家庭價值」與「缺乏道德」的風氣之中，高風亮節的口號，已不足以成為良好典範。

在一個機會，看到一篇叫人省思的文章，作者Ted C. Fishman在文章中提及一本由William Bennett所著，書名為「The Book of Virtues」的書，這本書以散文

方式，將以前具有教訓意味的故事呈現出來，例如：以甜食與上帝的恩典來獎勵好孩子，對壞孩子則用缺手斷腳作為威脅。Mr. Fishman在文章中提到：「我坐下來唸這本書給孩子聽是希望我在唸完之後，他們能告

訴我每個故事的寓意教訓；雖然一個星期下來，我唸了不少故事，但我開始發覺孩子，從這些故事中所能記得的，大概只有令他們覺得窮極無聊的偽君子；更糟的是，他們會把我當成是個嚴苛的道學家。」

回溯過去，醫學倫理是以長者的風範來教育後進，並非以教育課



▲劉明毅老師多年來配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改進計畫，致力於倡導分組討論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溝通表達的能力。

程或口號來達成目標；基本上，我們應該重視的是「家庭」的力量，而非「價值」的重要性。從前的醫生是社會的典範，因為醫生會為救人而熱烈奉獻，行動積極卻不會整日將道德掛在嘴邊；其實，做出善行義舉的人，總會覺得事情極為單純，並不足以為奇，更遑論一提了；但是，對旁觀學子而言，卻久久不能忘懷，永遠記憶深刻，甚至深深感動。

師者的道德觀，可以感動學生，卻不一定會影響學生；但是師者的行動，不僅能感動學生，亦可終生影響學生。倘若只會高談闊論無上的道德倫理，卻不加以身體力行，如此鄉愿是不可能教化學生成為良醫的；因為，學生早已識破醫學倫理，只是用來掩飾自己虛偽又膚淺的工具，而對於滿心道德及倫理的堅持，只不過是企圖得到學分的手段罷了。曾幾何時，「道德與倫理」竟也淪為極大的諷刺，甚至脆弱的不堪一擊！「道德與倫理」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究竟醫學倫理碰觸到的是什麼特殊環境，而遭致空前的危機？

功利社會導致人們目光短淺，為了追求名利，只關切短視的成功，凡是以講求效率及利益為依

歸，終致造成諸多言行不一的情形發生，更甚至必須以虛偽造假，來鞏固心目中的合理性及合法性；事實上，現今社會許多運作的模式相當矛盾，雖然，我們被要求具有高超的道德情操，但實際的運作卻存在著許多不得不造假又不切實際的情形，這種無法黑白分明的社會環境，對於醫學倫理教育必然是一種挫折；試問醫學教育中，當學生意識到師者，對權利、金錢、名聲的奸險惡鬥及鄙陋的處理方式，又在見習的環境中見到師者說一套做一套，為生者純潔的心靈，必然很快就遭到抹滅，拋棄崇高的理想，沉淪在現實永遠超越理想的「倫理其次」、「道德其次」的利己情境中；如此一來，想提升醫學倫理道德，其實是相當遙不可及的，換句話說，為師者，根本難以引領學子



▲劉明毅老師於中庭上課情形